

模特

◇ 张辛茹

“日结是多少钱呢？我不知道模特的工钱如何计付，我也不曾知道过。”

2014年，我背着画夹，北上求学。在北京这座寸土寸金的大城市里，我与一位中年男人擦肩而过。说起来可能没有人相信，这样一位普普通通的男人，是一名专业的模特。

这些年来，我感到生活的节奏不断加快，日新月异，快马加鞭，好像忙不迭地赶赴着什么。

记忆更新换代的速度愈发快了，从前“怀旧”一词，不过是回忆几年前的时光；而现在，尤其是在快节奏的现在，要想好好地回忆一遍“许多年之前”，已经变成了一件奢侈的事。但在这样倍速

播放的生活里，总还是有些记忆是难以磨灭的。它们像溪流中的顽石，也许随着时间流逝会越变越小、越变越模糊，但它们始终坚守在记忆纽带中独属于自己的位置上，无法忘记。

2014年，我还在读高二。从同学赠送的一本漫画杂志开始，我迷恋起画俊男靓女。高中三年，最常见的就是我在晚自习时，盖着作业偷偷画画的身影。也许被老师逮住过许多次，也许又都被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放过了，我对绘画的沉迷程度愈发加深。直到高二那年，我开启了文化课与艺术课双修的艺术生时代，平日读读书做做题，躲懒逃两次小测，一有空，就抱着一沓纸苦攻绘画。

为了学习画画，那年寒假，我去了北京。

寒冬腊月里，我在北京的画室早出晚归，大年三十才回来。

那座画室，是几位中国传媒大学的老师开办的集训画室，在学校附近一处大院里，曲径通幽，要走过很多灌木和一片花圃才能到达。我初来乍到，老师正在教一批学生画半身带手的人物素描，看着难度不低。与我素日练习的形式不同，他们并不是摹着一张照片画，而是花钱从外面雇一个模特过来。

模特们是从哪里找来的，当时的我并不清楚，只记得我刚到那日，一进门就瞧见六七个学生围着一个中年男人，拿着笔“刷刷刷”地给画纸的人上调子。他们的进度比我快许多，因此练习时间并不是完全统一的。待我坐定，值班教师正要下课，就高声朝中年男人喊了一声：“模特儿，你可以休息二十分钟。记住你现在这个动作啊！”

我抬头看看中年男人，他慢慢站起来，摸出一部巴掌大、掉漆的手机，小跑着出去打电话了。等他打完电话回来，又坐下，我就隔着新买的画板悄悄观察他——这是个高高瘦瘦的男人，皮肤泛黄，且皱；眼角下垂，上眼皮和眼袋都很明显，整个面部的表情是很漠然的。

他的头发三七分，有几缕翘起来，也并不去捋顺，发色黑，却没有什么光泽。再看他的衣着，穿了一件长长的深驼色仿灯芯绒大衣，袖口上缝着一圈干净的棕色毛边，看着硬硬的，款式也有些老气，大概有些年头了；裤子是黑色的，裤腿有挽过的痕迹。谁会在这个寒冷的季节总是挽裤子呢？北京可不会经常下雨，冬天里，他不大可能时常挽着裤腿行走，所以这痕迹，应该是夏天留下来的。也就是说，这很有可能是一

条裤子洗了穿、穿了洗，才在冬天留下夏天才会有痕迹。

我借着低头削铅笔的工夫，瞥见他穿了一双黑皮鞋，挺亮，但不像保养出来的锃亮。看得出来，他并不富裕。

上午的课结束得很快，模特提前离开，下午时分，又会与我们一同上课。中年男人在开课大概十分钟后来到了，与上午不同的是，他手中提了一个小小的灰紫色布包，上面印着白色残缺的“朝阳区xxx大药房”几个字。

他的头发依旧立着几绺。学生们嘻嘻哈哈地聊着天，一个广东口音的学生彬彬有礼地请他坐下，然后给他看自己的手机。为了防止模特们忘记，学生们往往会把模特的姿势拍摄几个不同的角度，好方便中场休息后继续绘制。手机里的正是他上午的姿势，他们需要画这个姿势一整天，也就是说，模特摆这个姿势，半个小时一憩，一动不动地得摆一整天。

我想想都觉得浑身发累，可是中年男人依然是那副漠然的表情。他手里握着一个矿泉水瓶，右胳膊搭在椅子背上，垂着眼皮，看着从早到晚都在“刷刷刷”的学生们，不说话也不笑，就那样坐着，晚课他不来。晚上，学生们会画一些动画作品，用不着模特。

为了教学方便，一位模特通常会连着来很多次，每次摆一个不同的姿势，让学生们训练人体写生。因此，第二天的基础课，这个被我们围了一天的中年男人又默默地来到画室。

老师告诉他今天的姿势，叮嘱道：“不要动，尽量不要动。没事儿，您想办法坐着舒服就可以了。”他点点头，轻轻应了一声。课间休息二十分钟，他又出去打了个电话，回来时，拿着一个快餐店赠送的塑料杯子，灌了满满一杯画室里的矿泉水。休息结束，他走回画室，调整回刚才的坐姿。

这会儿，老师正在和几位南方口音的学生讨论关于“动漫手办”的问题：“听说那个公司又出了一款限量版，四比一的比例，不知道要价多少。”

“四比一的话，大概在一万左右，盗版的可能是三千多。”一名女生极有把握地说。

“盗版还要三千？”老师惊讶地问。

“是啊，除非你买那种超迷你的手办，也就几百块钱喔。”一个胖胖的卷发男孩笑着说。

中年男人静静地听着，时而眨眨眼，理解着这些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的生词。在他漠然的表情下，我甚至觉得

他周围的空气都是不流动的。听着学生们时不时爆发出一阵大笑，男人吸了吸鼻子，没说话。他好像习惯了面前这群孩子总在上课时间闲聊，一聊就是一个小时。

时至中午，之前那个女孩扬声道：“模特，你可以休息了，我们画完了。”老师笑着补充：“模特可以走了。”男人就站起来，把手里的道具放下，又踌躇一会，嗫嚅道：“钱……怎么领？”

“你去中国传媒大学动画学院XX9办公室，就说是我们聘的模特。对了，记得跟教务老师说清楚是日结的。”

他收拾收拾东西，把灌满水的杯子塞进布袋里，走了。

日结是多少钱呢？我不知道模特的工钱如何计付，我也不曾知道过。作业画完了，我也走，下了楼发现他又在打电话，表情生动，眼睛里焕发着朴实的光彩。只有这时候他才不是漠然的一个人，听声音，应该是在给家人打电话。

他也知道有人来了，起步慢慢地走在通往大院外面的小胡同里。我拿着一袋马克笔和画纸在后面跟着他走，没有超过他。

“好好，你带着瑶瑶和姐姐去买，不要让她俩闹。”

我想，他有两个女儿。

“对，还行，还行。那个人说今天是三十块，我以为是三十五哩。”

我忽然鼻子一酸。

“已经来了？那你让他等等，你赶紧做饭，我去领钱啊！”

我跟着他出了大院，一路走回住处。宾馆建在四层台阶上，我走上去，要进门的时候又回头，看了看还在向前走的他。这条路一直往前走下去，再拐几个路口，进入一条长长的胡同里，就到了中国传媒大学的西门。

离西门不远的地方就是动画学院，那间办公室里总是人来人往，前来画室报名的学生与家长在那里挤着、站着，一遍遍询问着报名的费用，3000元、5000元、10000元、20000元……他就要去那里，在一群家长中挤进去，领回今日的工钱。

“好，知道了，没事没事，我这就回去啊……”他满脸笑容地说完，在经过我站的地方时挂挂了电话，把那个小小的手机揣回大衣兜里。他的表情又恢复了漠然。

我看着那个模特，那个每天可以领到三十元钱的中年男人，他就那样带着不流动的空气，走远了。

花事

◇ 张颖

我和春天相约，赴一场花的盛宴。

春天，月季、绣球、铁线莲，发芽了，展叶了，抽条了，长花苞了；芍药、百合经过了一冬的蓄力，迫不及待地钻出地面，好奇地打量这绿意葱茏的世界；紫斑风铃草的花苞羞涩地躲在绿叶下，被和暖的春风熏红了面颊；蓝盆花、玛格丽特相继绽放出灿烂的笑脸。只有紫薇还沉醉在冬的酣梦里不肯醒来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接下来的日子里，纷至沓来的一定是春暖花开。

为了这场相遇，需要做的事情很多。夏日的雨、秋天的风，都是植物生长的源泉。四季的艳阳里，园丁忙着改良土壤、浇水施肥、除虫拔草……恨不得所有的闲暇时间都泡在小院里，看着小小的花苗慢慢长大，期待着它们花开满枝的样子。

生活，不是这样，就是那样。一场大雨过后，满地泥泞中夹杂着残花断枝，持续的高温少雨，烈日当头晒蔫了花苞嫩叶，连日阴雨又带来了黑腐病，还有时不时暴发的病虫害，寒冬酷烈的北风还会抽干枝头的水分，这一切都可能让园丁一年的辛劳付诸东流。

收获需要付出，为了迎接花儿绽放的美丽，我一边忙碌一边憧憬，在夏季的烈日下挥汗如雨，在秋风的萧瑟里移栽补苗，在寒冬的朔风里埋下希望。

时光流转，风物成诗。春花盛开的绚烂美丽，隐含着冬天的梦，暗藏着辛勤的汗水，还有园丁的期待。

春天的小院迸发出勃勃生机，希望的季节有了温柔和诗意，日渐和煦的东风催促着我们走向春暖花开的美好时光。在染香的季节里，笑迎春意盎然，在

轻寒的现实中窥见更多温柔，不负时光，坦然接受大自然赐予的一切，从春天开始，在追梦的路上遇见花开，也学会自己创造美好。

时间就是上帝之眼，公平又残忍，它给你的付出以丰厚的回报，也让你洞悉繁华背后的惨淡真相。不管怎样，我们都应该活得美丽坚强，内心温暖，悦纳欢喜，让生命的底色清亮自然。

花不是为我而开，我只是途经它的盛放。



梨花盛开

◇ 汤鹏

终于等来了满园梨花
像堆积了半个世纪的白雪
我无法躲避
却又不忍直视它的圣洁与凋零
我只有蛰伏在春风里
看这沉淀了半生的潮水
和光阴告别
我叫不出那些梨树的名字
就好像分不清哲学与宿命的区别
我只能在梨花里匍匐
看月亮落下一片又一片的洁白
像极了一个人的名字
在梨花的唇边
盛开出一圈圈涟漪